

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

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，忽听院门响处，只见宝钗出来了，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。待要上去问着宝玉，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他到不便，因而闪过一傍，让宝钗去了，宝玉等进去关了门，方转过来，犹望着门洒了几点泪。自觉无味，方转身回来，无精打彩的卸了残妆。

紫鹃雪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：无事闷坐，不是愁眉，便是长叹，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，便常常的自泪自干的。先时还有人解劝，怕他思父母，想家乡，受了委曲，只得用话宽慰解劝。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的如此，**[补潇湘馆常文也。]**把这个样儿看惯，也都不理论了。所以也没人理，由他去闷坐，只管睡觉去了。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，两手抱着膝，**[画美人秘诀。]**眼睛含着泪，好似木雕泥塑**[木是旃檀，泥是金沙方可。]**的一般，直坐到三更多天方才睡了。一宿无话。

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，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。尚古风俗：凡交芒种节的这日，都要设摆各色礼物，祭饯花神，言芒种一过，便是夏日了，众花皆卸，花神退位，须要饯行。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杆旄旌幢的，都用彩线繫了。每一颗树上，每一枝花上，都繫上了这些事物。满园中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**[数句大观园景倍胜省亲一回，在一园人俱得闲闲寻乐上看，彼时只有元春一人闲耳。]**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燕妒妒莺惭，**[桃、杏、燕、莺是这样用法。]**一时也道不尽。

且说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等并巧姐、大姐、香菱与众丫嬛们在园内玩耍，独不见林黛玉。迎春因说道：“林妹妹怎么不见？好个懒丫头！这会子还睡觉不成？”宝钗道：“你们等着，我去闹了他来。”说着便丢下了众人，一直往潇湘馆来。正走着，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，

见宝钗问了好，说了一回闲话。宝钗回身指道：“他们都在那里呢，你们找去罢。我叫林姑娘去就来。”说着便往潇湘馆来。[安插一处，好寫一处，正一张口难说两家话也。]忽见宝玉进去了，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：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，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，嘲笑喜怒无常；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，好弄小性儿。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嫌疑。[道尽黛玉每每小性，全不在宝钗身上。]罢了，到是回来的妙。想毕抽身回来。

刚要寻别的姊妹去，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，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的迎风翩跹，十分有趣。宝钗意欲扑了来顽耍，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，向草地下扑。[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？寫宝钗无不相宜。]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，来来往往，穿花渡柳，将欲过河去了。到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，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。宝钗也无心扑了，刚欲回来，只听滴翠亭里面嘁嘁喳喳有人说话。[无闲纸闲笔之文如此。]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桥，盖造在池中水上，四面雕镂槁子糊着纸。

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，便煞住脚往里细听，只听说道：“你瞧瞧这手帕子，果然是你丢的那块，你就拿着；要不是，就还芸二爷去。”又有一人说话：“可不是我那块！拿来给我罢。”又听说道：“你拿什么谢我呢？难道白寻了来不成。”又答道：“我既许了谢你，自然不哄你。”又听说道：“我寻了来给你，自然谢我；但只是拣的人，你就不拿什么谢他？”又回道：“你别胡说。他是个爷们家，拣了我的东西，自然该还的。叫我拿什么谢他呢？”又听说道：“你不谢他，我怎么回他呢？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了，若没谢的，不许我给你呢。”半晌，又听答道：“也罢，拿我这个给他，就算谢他的罢。——你要告诉别人呢？须说个誓来。”又听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一个人，就长一个疔，日后不得好死！”又听说道：“嗳呀！咱们只顾说话，看有人来悄悄在外头听见。不如把这槁子都推开了，便是有人见咱们

在这里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。若走到跟前，咱们也看的见，就别说了。”

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，心中吃惊，[四字寫宝钗守身如此。]想道：“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之人，心机都不错。这一开了，见我在这里，他们岂不燥了。况才说话的语音儿，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。他素昔眼空心大，最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。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，一肯人急遭反，狗急跳墙，不但生事，而且我还没趣。如今便赶着躲了，料也躲不及，少不得要使个‘金蝉退壳’的法子。”犹未想完，只听“咯吱”一声，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，笑着叫道：“颦儿，我看你往那里藏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故意往前赶。那亭子里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，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，两个人都唬怔了。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：“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？”坠儿道：“何曾见林姑娘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才在河那边看着他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。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，还没有走到跟前，他到看见我了，朝东一绕就不见了。别是藏在这里头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，抽身就走，口里说道：“一定又是钻在那山子洞里去了。遇见蛇，咬一口也罢了。”一面说一面走，心里又好笑：[真弄婴儿，轻便如此，即余至此亦要发笑。]这件事算遮过去了，不知他二人是怎样。

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，便信以为真，[宝钗身分。]让宝钗去远，便拉坠儿道：“了不得了！林姑娘蹲在这里，一定听了话去了！”坠儿听说，也半日不言语。红玉又道：“这可怎么样呢？”[二句系代玉身分。]坠儿道：“便是听见了，管谁筋疼，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。”红玉道：“若是宝姑娘听见，还到罢了。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，心里又细，他一听见了，倘或走露了风声，怎么样呢？”二人正说着，只见文官、香菱、司棋、侍书等上亭子来了。二人只得掩住这话，且和他们顽笑。

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，红玉连忙弃了众人，跑至凤姐前，笑问：

“奶奶使唤作什么？”凤姐打谅了一打谅，见他生的干净俏丽，说话知趣，

因说道：“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。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，使唤个人出去，可不知你能干不能干，说的齐全不齐全？”红玉道：“奶奶有什么话，只管吩咐我说去。若说不齐全，误了奶奶的事，凭奶奶责罚罢了。”**[操必胜之权。红儿机括志量，自知能应阿凤使令意。]**凤姐笑道：“你是谁房里的？我使出去，他回来找你，我好替你答应。”红玉道：“我是宝二爷房里的。”凤姐听了笑道：“嗳哟！你原来是宝玉房里的，怪道呢，**[“哎哟”“怪道”四字，一是玉兄手下无能为者。前文打量生的“干净俏丽”四字，合而观之，小红则活现于纸上矣。]**也罢了。你到我家，告诉你平姐姐：外头屋里棹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，那是一百二十两，给绣匠的工价，等张材家的来要，当面称给他瞧了，再给他拿去。再里头屋里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。”

红玉听说彻身去了，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子上了。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，站着系繫裙子，便上来问道：“姐姐，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？”司棋道：“没理论。”红玉听了，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，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。红玉便走来陪笑问道：“姑娘们可看见二奶奶没有？”探春道：“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。”红玉听了，才往稻香村来，顶头只见晴雯、绮霰、碧痕、紫绡、麝月、侍书、入画、莺儿等一群人来了。晴雯一见了红玉，便说道：“你只是疯罢！院子里花儿也不浇，雀儿也不喂，茶炉子也不爇，就在外头逛。”红玉道：“昨儿二爷说了，今儿不用浇花，过一日再浇罢。我喂雀儿的时候，姐姐还睡觉呢。”碧痕道：“茶炉子呢？”**[岔一人问，俱是不受用意。]**红玉道：“今儿不该我爇的班儿，有茶没茶别问我。”绮霰道：“你听听他的嘴！你们别说了，让他逛去罢。”红玉道：“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。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的。”**[非小红夸耀，系尔等逼出来的，离怡红意已定矣。]**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，方没言语了，**[众女儿何苦自讨之。]**大家分路走开。晴雯冷笑道：“怪道呢！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，把我们不放在眼里。不知说了一句半句话，名儿姓儿知道了不曾呢，就把他

兴的这样！这一遭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，过了后儿还得听呵！有本事的从今儿出了这园子，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。”一面说着去了。

这里红玉听说，也不便分证，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。到了李氏房中，果见凤姐儿在那里和李氏说话儿呢。红玉上来回道：“平姐姐说，奶奶刚出来了，他就把银子收起来了，[交代不在盘架下了。]才张材家的来取，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。”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，又道：“平姐姐叫我回奶奶：说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，好往那家子去的。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？”[可知前红玉云“就把那按奶奶的主意”是欲俭，但恐累赘耳，故阿凤有是问，彼能细答。]红玉道：“平姐姐说：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。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，虽然迟了两天，只管请奶奶放心。等五奶奶[又一门。]好些，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。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，舅奶奶[又一门。]带了信来了，问奶奶好，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。若有了，奶奶[又一门。]打发人来，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。明儿有人去，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。”

话未说完，李氏笑道：“暖哟哟！[红玉今日方遂心如意，却为宝玉后伏线。]这些话我就不懂了。什么‘奶奶’‘爷爷’的一大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怨不得你不懂，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。”说着又向红玉笑道：“好孩子，难为你说的齐全。别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。嫂子不知道，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人之外，我就怕和人说话。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，咬文咬字，拿着腔儿，哼哼吸吸的，急的我冒火。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，我就问着他：难道必定妆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？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。”李宫裁笑道：“都像你泼皮破落户才好。”凤姐又道：“这个丫头就好。[红玉听见了么？]方才说话虽不多，听那口声就简断。”[红玉此刻心内想：可惜晴雯等不在傍。]说着又向红玉笑道：“你明儿伏侍我去罢。我认你作女儿，我一调理调理你就出息了。”

红玉听了，扑嗤一笑。凤姐道：“你怎么笑？你说我年轻，比你能大几岁，就作你的妈了？你别作春梦呢！你打听打听，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，赶着我叫妈，我还不理。今儿抬举了你呢！”红玉笑道：“我不是笑这个，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。我妈是奶奶的女儿，这会子又认我作女儿。”凤姐道：“谁是你妈？”李宫裁笑道：“你原来不认得他？他就是林之孝之女。”**[管家之女，而晴卿辈挤之，招祸之媒也。]**凤姐听了十分诧异，因笑道：“哦！原来是他的丫头。”**[传神。]**又笑道：“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。我成日家说，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，一对天聋地哑。**[用的是阿凤口角。]**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！你十几岁了？”红玉道：“十七了。”又问名字，**[真真不知名，可叹！]**红玉道：“原叫红玉的，因为重了宝二爷，如今只叫红儿了。”

凤姐听了将眉一皱，把头一回，说道：“讨人嫌的很！得了玉的益似的，你也玉，我也玉。”因说道：“既这么着肯跟，我还和他妈说，‘赖大家的如今事多，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，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’，他一般的答应着。他饶不挑，到把这女孩子送了别处去。难道跟我必定不好？”李纨笑道：“你可是又多心了。他进来在先，你说话在后，怎么怨的他妈呢！”凤姐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明儿我和宝玉说，叫他再要人，**[有悌弟之心。]**叫这丫头跟我去。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？”**[总是追寫红玉十分心事。]**红玉笑道：“愿意不愿意，我们也不敢说。**[好答！可知两处俱是主见。]**只是跟着奶奶，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。”**[且系本心本意，“狱神庙”回内方见。]**刚说着，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，凤姐便辞了李宫裁去了。红玉回怡红院，不在话下。

如今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，次日起来迟了，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作饯花会，恐人笑他痴懒，连忙梳洗了出来。刚到了院中，只见宝玉进门来了，笑道：“好妹妹，昨儿可告我了不曾？**[明知无是事，不得不作开谈。]**叫我悬了一夜心。”林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：**[不见宝玉，阿颦断无此一假闲言，捻**

在欲言不言难禁之意，了却“情情”之正文也。]“把屋子收拾了，撂下一扇纱屉；看那大燕子回来，把帘子放下来，拿狮子倚住；烧了香就把炉罩上。”一面说一面仍往外走。宝玉见他这样，还认作是昨日中晌的事，[毕真不错。]那知晚间的这假公案，还打恭作揖的。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门，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。宝玉心中纳闷，自己猜疑：看起这个光景来，不像是为昨日的事；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，又没见他，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。一面想，一面走，又由不得随后追了来。

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仙鹤，见黛玉来了，三个一仝站着说话儿。又见宝玉来了，探春便笑道：“宝哥哥，身上好？我整整三天没见了。”[横云截岭，好极，妙极！二玉文原不易寫，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兹。]宝玉笑道：“妹妹身上好？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。”探春道：“哥哥往这里来，我和你说话。”宝玉听说，便跟了他来到一棵石榴树下。探春因说道：“这几天老爷可叫你没有？”[老爷叫宝玉再无喜事，故园中合宅皆知。]宝玉道：“没有叫。”探春说：“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那想是别人听错了，并没叫的。”[非谎也，避繁也。]探春又笑道：“这几个月，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。你还拿了去，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，或是好字画，书籍岑册，轻巧顽意儿，替我带些来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么城里城外、大廊小庙的逛，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，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器没处撂的古董，再就是细缎吃食衣服了。”探春道：“谁要那些。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条儿编的小篮子，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子，胶泥埽的风炉儿，这就好了。把我喜欢的什么似的，谁知他们都爱上了，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原来要这个。这不值什么，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，管拉两车来。”探春道：“小厮们知道什么。你拣那朴而不俗、直而不拙者，[是论物？是论人？看官着眼。]这些东西，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。我还象上回的鞋作一双你穿，比那一双还加工夫，如何呢？”

宝玉笑道：“你提起鞋来，我想起个故事：那一回我穿着，可巧遇见了老爷，老爷就不受用，问是谁做的。我那里敢提‘三妹妹’三个字，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，是舅母给的。老爷听了是舅母给的，才不好说什么，半日还说：‘何苦来！虚耗人力，作践绫罗，作这样的东西。’因而我回来告诉了袭人，袭人说这还罢了，赵姨娘气的报怨的了不得：‘正紧兄弟，鞋搭拉袜搭拉的[何至如此，寫妒妇信口逗。]没人看的见，且作这些东西！’”探春听说，登时沉下脸来，道：“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！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？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，没有人的？一般的衣裳是衣裳，鞋袜是鞋袜，丫头老婆一屋子，怎么报怨这些话！给谁听呢！我不过是闲着没有事，作一双半双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，随我的心。谁敢管我不成！这也是他气。”宝玉听了，点头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。”探春听说，益发动了气，把头一扭，说道：“连你也糊涂了！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。他只管这么想，我只管认得老爷、太太两个人，别人我一概不管。就是姊妹弟兄跟前，谁和我好，我就合谁好，什么偏的庶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论理我不该说他，但他忒昏愤的不像了！还有笑话呢：[开一步，妙妙！]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，替我带那顽的东西。过了两天，他见了我，也是说没钱使，怎么难，我也不理论。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，他就报怨起来，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，到不给环儿使了。我听见这话，又好笑又好气，我就出来往太太屋视野去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宝钗那边笑道：“说完了，来罢。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，丢下别人，且说梯己去。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了！”说着，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。

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，[兄妹话虽久长，心事总未少歇，接得好。]便知他是躲了别处去了，想了一想，索性迟两日，[作书人调侃耶？]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。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锦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叹道：“这是他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。待我送了去，明儿再问他。”[至埋香冢方不牵强，好情理。]说着，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。

[收拾的干净。]宝玉道：“我就来。”说毕，等他二人去远了，[怕人笑说。]便把那花兜兜了起来，登山渡水，过柳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。将已到了花冢，犹未转过山坡，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，一行数落着，哭的好不伤感。[奇文异文，俱出《石头记》上，且愈出愈奇文。]宝玉心下想道：“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头，受了委曲，[岔开线络，活泼之至！]跑到这个地方来哭。”一面想，一面煞住脚步，听他哭道是：[诗词歌赋，如此章法寫于书上者乎？][“开生面”、“立新场”，是书多多矣，惟此回处更生更新。非颦儿断无是佳吟，非石兄断无是情聆。难为了作者了，故留数位以慰之。]

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
游丝软繫飘春榭，落絮轻沾扑绣帘。
闺中女儿惜春暮，愁绪满怀无释处，
手把花锄出绣帘，忍踏落花来复去。
柳丝榆荚自芳菲，不管桃飘与李飞。
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？
三月香巢已垒成，梁间燕子太无情！
明年花发虽可啄，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。
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，
明媚鲜妍能几时，一朝飘泊难寻觅。
花开易见落难寻，阶前闷死葬花人，
独倚花锄泪暗洒，洒上空枝见血痕。
杜鹃无语正黄昏，荷锄归去掩重门。
青灯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温。
怪奴底事倍伤神，半为怜春半恼春：
怜春忽至恼忽去，至又无言去不闻。

昨宵庭外悲歌发，知是花魂与鸟魂？
花魂鸟魂总难留，鸟自无言花自羞。
愿奴胁下生双翼，随花飞到天尽头。
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
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坏净土掩风流。
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圉污淖陷渠沟。
尔今死去侬收葬，未卜侬身何日丧？
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
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
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！[余读《葬花吟》至再至三四，其凄楚感慨，令人身世两忘，举笔再四不能下批。有客曰：“先生身非宝玉，何能下笔？即字字双圈，批词通仙，料难遂颦儿之意。俟看过玉兄后文再批。”噫嘻！阻余者想亦《石头记》来的？故停笔以待。]

[宝玉听了不觉痴倒，要知端底，再看下面：

饞花辰不论典与不典，只取其韵致生趣耳。

池边戏蝶，偶而适兴；亭外急智脱壳。明寫宝钗非拘拘然一迂妾夫子。

凤姐用小红，可知晴雯等埋没其人久矣，无怪有私心私情。且红玉后有宝玉大得力处，此于千里外伏线也。

《石头记》用截法、岔法、突然法、伏线法、由近渐远法、将繁改俭法、重作轻抹法、虚敲实应法种种诸法，总在人意料之外，且不曾见一丝牵强，所谓“信手拈来无不是”是也。

不因见落花，宝玉如何突至埋香冢；不至埋香冢又如何寫《葬花吟》。

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，《葬花吟》又系诸艳一偈也。]

